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三

□ 13
3017
3



門 口 13
號 3017
卷 3



沈註駢拇是太
指駢拇之指相
連為一也枝指
手大指傍枝生
一指而六也此
皆生而有者故
曰出於性然於
同有之德為後
矣附生之肉駢
擊之癭皆屬形
以後方有故曰
出於形然於本
生之性為後矣
駢於明者亂色
而離朱則以為
是也朱註德猶
言能性生也四
非字不但文法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止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駢拇

亦反詰之詞多
方駢枝於五藏
此句衍多方二
字或曰淮南擢
德擢性擢消掉
捐仁義禮樂暴
行越智於天下
以招號名聲於
世註擢取擢縮
也按擢塞形似
義亦而通縮猶
縮屋也呂註擢
德助長也塞性
厭其所生也焦
註竄點竄之竄
增其文句也沈
註敝又作敝註
音屈斲斲外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疲敝
也跬半步而行也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形容其勞之意此段言仁義本
天下之至正也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息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此段言道德之正即性命之情性命

用力之貌諸註
不及不可從也
敝註下脫以凡
丸誤彼正正者
宜照上文作至
正跂當作岐沈
註太憂言不待
本而自本也本
字疑有誤
人情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之情
謂本來面目也
陸註蒿目者心
有憂勞不欲瞻
視故半閉其目
則見其睫蒙茸
如蒿也屈折乎
禮樂之文喻命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
外之作為所以無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段言仁義所
以非人情者且夫待鈎繩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

駢母

乎仁義之貌也
 英疏响俞猶
 撫也削其形則
 亦削其性也或
 曰韓退之所謂
 以收斂為仁以
 子子為義是也
 陸註纏索之而
 股者又曰虧則
 削其性矣優其
 德矣既不可虧
 則仁義又奚連
 連乎出遊也又
 曰古而不斂今
 而不斂此所謂
 常然也或曰招
 與淮南招義而
 責之之招同又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淮南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未嘗
 安其情性而樂
 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天於
 人者也又曰臧
 穀方言荆淮海
 谷之間擊曰臧
 婢曰獲是當以
 獲音穀又曰問
 訊其罪也陸註
 佛書所謂金屑
 雖貴着之眼中
 何殊沙土蓋天
 下之人殉君子
 之名而為善乃
 至論其極處殘
 生傷性其小人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
 無異同也則惑於仁義與惑於貨財等耳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同則又何問取
乎君子小人之
辨而必欲殉其
名也哉甚言其
不可殉外而喪
真也又曰屬性
此段分明指出
已意屬如屬意
之屬言以仁義
為吾性之固有
而屬其性乎仁
義也郭註以此
係彼為屬屬性
於仁狗仁者耳
故不善也不付
之我而屬之於
彼雖通之如彼
而我已喪矣陸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註性者物之所
屬非屬於物者
也而數子皆屬
物非吾所謂臧
也司馬云俞兒
古之善識味者
也焦註淮南子
作史兒尸子曰
席俞兒和之以
薑而為入主上
食陸註荀其聞
見在彼而不在
我是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不
能自得其性命
而適之則師曠
豈有聞哉不為
仁義不為淫僻

淫僻之行也末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我曰淮南引此文而曰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
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
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
墨與魯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
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
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
與鬻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則而忘矣應潘
僻仁義收朱曰
篇首合說此乃
分說沈一貫曰
夫殉仁義之有
殘生損性固也
顧不知尊性命
徒不死亦何益
天生入之意豈
欲人苟偷視息
如龜雀松灵而
已哉若是篇者
吾不敢護莊子
之短而曲為之
解也

莊子因
卷之三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
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
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
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
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魯
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
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
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濔僻之行
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
莫測

真性二字通篇

玉腦

范註鄭司農云

古者各後但為

義後臺即却特

推所謂臺門也

築主為臺臺上

架屋當中為門

今俗稱後門天

文亦有天後之

庭

陸註自伯樂治

馬馬不能適其

適

呂註斃草飲水

則耕織自給之

譬也燒剔刺雜

則強為仁義之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雜之雜絡同

連之以羈馬絡首曰羈絡足曰馬編之以草棧槽櫪也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馬銜日楸

善治填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

直者應繩夫填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

范註勇之相踉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踉介古八父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阨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

介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既通介倪怒視也闔塞也闔扼抵塞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夫赫

強之多也或曰俗飾形體者禮之事也而曰樂者其文成語也與前篇語意小異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跂如懸物而使入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一段流弊出來見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一方密之曰介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疊而非複讀如曼曼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木而違埴木之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之此工匠殘樸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胠，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

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縻扃鑰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

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開闢，馬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

引証文之變化莫測。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焦弱侯云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騰。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証。留下面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句文法翻跌有致。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善人雖得聖人之道而無益。音義淮南子曰。其弘鉞裂而死。或曰淮南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既得聖人之道。而為害音義楚宣王朝諸侯會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許慎淮南子註與此異。

龍逢斬。比干剖。其弘施子胥靡。靡。靡也。裂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絨縻。肩鑄。可謂固矣。乃故跡之徒。問於跡曰。盜亦有道乎。跡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為跡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

或曰高誘註虛無水也夷正實滿也。前一喻尚是聖人連累大盜是一喻竟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出愈奇。或曰盜匪大盜者為諸侯。三之門。士存焉。又或曰淮南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逐隨也。揭本之而據其國也。陸註大盜既為聖人之法以

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宋註逐於大盜至利者。甘字衍文。或曰鄧析子作逐於大盜。諸侯司馬云。權持亦反。投奔之也。陸註。魚利器絕。聖人知義本於老子。又曰不貴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呂註。絕奔者非。滅奔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奔。

莊子四

卷之三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賊也。○狠手殺手。取古人髮指。眦裂。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法立。弊生。到真屬無可奈何。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擿。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林。而寒。磬。盜源。當絕聖弃知也。擿亂六律。鑠絕竽瑟。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莊子四

卷之三 胙篋

七

之也不以貴之
心也。焚破者非
燒碎之也。以信
示之則民朴鄙
而符至非所恃
也。培折者非果
培折之也。以平
平之則民不爭
而斗衡非所恃
也。塞耳膠目欲
反听反視也。我
反听及視則天
下令其聰明彼
外立其德而燭
亂天下者則非
含其聰明知德
而反於性命之
情者法之所無

且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擣折其指也。多
者大巧若拙四
字。便覺文
勢不排。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仍是上面文法。顛倒
出之。此化板為活法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
光銷
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天下之法皆用不着也。
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用也
此軒轅氏別是
一君非軒轅黃
帝也。或曰邵析
子。栗陸氏殺東
里子。桀殺龍逢
也。
李云免網曰畢
畢。魚網也。音義
漸。漸漬之毒
或曰漸。漸同荀
子問。而告二
謂之噴。噴。噴
通乃像言之。徐
無鬼。扁。頤。滑
有矣。古今不代
註。升。降。上。下。而
頤也。流動。旋轉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
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
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有柄之
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
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
兎鹿者用之。豈

法
法
法

而滑也。此此為詳解垢林註隔角也。非也。天地篇使契詐素而不得也。喫口解反。據此解垢喫詬古字相通。又按避近毛傳解說之貌。淮南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其耳。此亦一說。每每李云。猶會食。今按草茂貌。左傳原田每每。音佩。司馬云。薄食也。舉其甚微者而言。則餘亦繫可。

知矣。種種也。今具楚諺言利實者。謂之種種。打種種。即是意也。啍啍。郭註作以已。論人蓋承其所。有賢者意。家政訓作多言承俗。惑于辯意。來要知悅字是承上。誠好知來。則啍啍宜作多智意。講為安且與枯。淡無為四字相。反通篇頭腦筋。節俱有開照也。

莊子內

卷之三

十一

罕之知多。鳥昏謂之。雞。兔。罕。謂之。且。罕。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此段備言奸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不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恃日月之明。下樂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惰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惰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

有此理。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效非誣。倒鎖一句。造應上面。令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至德之世。作法甚奇。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種種。淳厚也。後役。有為人也。啍啍。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緊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卽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置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卽

莊子內

卷之三

十一

由疑至誤

無以爲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巧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魯史楊墨師曠僞朱有獨立之名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彼何爲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爲僞者。此亂之道也。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其爲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己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嗶嗶之意已非恬淡無爲之風。治天下者。其卽所以亂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郭註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

沈註在者存而不擾之謂

猶言豈用治天下者哉

毗偏附也

或曰淮南喜怒者道之邪也憂

悲者德之失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喬詰卓驚矯拂恃戾之意或曰荀子橋泄即矯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莊子內

卷之三 在宥

左

誰也。驕獲之義。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太怒而毗於陰。陰陽
與此。喬詰頗同。弁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人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
相於技也。如投壺角射之類。相於淫也。如歌舞動入相於藝也。
如輸巧離明。相於疵也。使人掩過飾非。鬻卷奸拘。儒墨守儻。外喜事更張。諸註增韻。以律
攘之。攘。附。擗。字。條引莊子註。又賈誼傳。國制儻。攘上音倉。下女。庚切。亂也。鬻。卷。謂拘束於禮樂。

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
可存可下之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
意相助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儻囊而亂
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儻囊而亂
天下也。入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鬻卷。不申
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
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

仁義儻擗。謂馳驟其聰明聖知。沈註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珍之重之。非分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併舞而薦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犧廬如此。或曰。淮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王弼曰。無以易其身也。

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魯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而臣說明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

故曰貴也如此
乃可以托天下
或曰與荀子心
利之有天下同
句法沈註貴愛
其身甚於天下
而不取以輕試
之五藏所以藏
貌言視聽思入
身之五行也
居如尸之不動
見如神龍之不
測沈註神物
而自動天隨理
自行
炊累惠惠也萬
物自歸陶而
非我甄陶之地

故曰貴也如此
乃可以托天下
或曰與荀子心
利之有天下同
句法沈註貴愛
其身甚於天下
而不取以輕試
之五藏所以藏
貌言視聽思入
身之五行也
居如尸之不動
見如神龍之不
測沈註神物
而自動天隨理
自行
大家諸篇可
東置高閣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應不聞治天下
汝或曰淮南古
之真人立和天
地之本抱德煬
和而万物雜累
焉孰肯解構人
間之事以物煩
其性命乎
人心好高若一
人欲臧則人人
樂居其臧之名
以故有善否相
非諸弊而大德
不同矣諸解于
上下文欠理會
上下囚殺上既
不得下又不甘
或囚苦以爲通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彫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儕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
心乎人心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
望遠而上上下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開如殺方其
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
剡割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燥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
其速淵靜縣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儕驕不可係
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在者

或等殺以為獲
渾約柔乎剛強
爭既不得則以
不爭爭之淵而
靜深藏也懸而
天不也也價與
奮同價驕天然
榮繁
爛漫雜亂之意

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勝任也。句法矯矯。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跡上有魯史而儒墨畢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也仁義之端一開
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跡上者得行仁行義之
名而為魯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依同之
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
求竭也起落頓挫奇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巖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脊脊相踐藉也

欲有所施為而
又動手不得故
曰桎梏
朱註心無愧而
事不知耻故無
愧則不知前日
之非不知恥則
不改後來之轍
枉桎必鑿而後
成也盜賊假嚙
矢以張其威祭
趾亦假曾史以
文其沈沈註和
楊械也接摺械
楔也械不楔不
牢故軒楊以接
摺為管嚙天即
鳴鑿言曾史為

桎梏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斲鋸繩墨推鑿
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
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
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甚矣吾
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也於大聲痛罵矣
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
焉知魯史之不為桀跡嚙矢也嚙矢響箭盜賊先聲也接續木摺堅木言接續桎楊
使聖也柄木端所
以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桀跡之先声而指嚮也
未得聞至道之精而先多所欲
躁急之至所以不待族而雨不待實而落也
註在陽不和
長各當其職
曰官也精氣
足以固結故地
剪剪猶項項也
蘇子瞻曰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
此有心之耗故
荒凶之特先見
於日月以一身
占之則耳目先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羣生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不義撻天下之心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五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至道說出一段黃帝退捐天下彫喪之世景象黯然字句新奇萬年不腐

築特室廣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病矣載再通
但問治身則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矣

陸註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又云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形將自正由內及外工夫乃可以長生內外交養工夫形乃長生內外合一工夫蘇子瞻曰窈冥者所以一也昏默者所以全真也我為汝三字宜

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物之質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依之無視無聽又依衆妙之門是言道之體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而精不搖長生之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弁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本於慎女內握固其閉女外關鍵其多知為敗思慮也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

細玩遂直致也。此段正是煉批。堯舜工夫或批。作坎離交媾。非是手探月窟。足跟天根到頭來。總是本性知天。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物將自壯。万物自然遂長也。翼詩李淳風云。千二百歲謂之大魁。曰陰陽之小紀。此化彼育。此長彼消。吾之道何道。即天道而已。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用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我守其和。而處其和。自壯矣。此言下手工夫。于德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

蘇子瞻曰。皇精也。王粗也。羅註。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為土矣。不得道而下為生。則與百物無異矣。當向也。緜同。緜向我道而緜延。遠我道而昏。昏皆所難免。惟得吾道而後能免也。我獨存。我之道存也。雲將。喻欲施膏。爪。遭鴻蒙。遇元氣。和調。兩沃。方為有益也。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起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上。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上。反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當我緜乎。遠我昏乎。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緜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殘。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向來。未有舍身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秘。讀此。羅註。緜乎。遠我。者。緜之合。而不可離。乎。塵則諸道書無遺蘊矣。之遠我者。查其而不復見乎。乎字。有閱世之意。

在子用

卷之三 在宥

字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崔蹠

雲本隨氣行止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拱立之貌。

日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吁者，不

多。此，一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稱鴻蒙之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朱註：浮游，猖狂。猶曰飄搖。指神也。即鴻蒙意。

遊至鞅掌之時，但見物皆無矣而已。

或曰：淮南作翹，翹不知所往。

放，依歸之意。

免死孤悲之句，無此語妙。

毒害也。問奈何則害矣。僊，軒基之意。帝矣，是鴻蒙欲去，非致。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庚桑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目間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存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得。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

不得其所，皆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者，擾擾以致之耳。

庄子因

卷之三 在宥

三

雲將歸也
意心養之如甲
心養之養其
毒哉一若同意
言使我心憂也
沈註治人之術
在自養其心尔
徒但也洋凉自
然之氣
収拾至此是無
為絕頂工夫
不知不離即歸
二渾忘氣象
或曰芸二葉盛
兒

僊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仙之心平歸矣言不必更問便當歸去也暗暗
反本之意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洋溟言以心養汝徒眾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大鮮心釋神莫
同乎洋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鮮心釋神莫
然無魂解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諸註眾同已而
喜之則已其眾
無異矣曷嘗出
于眾哉
沈註有所聞于
此而不能自信
必因眾皆是之
而後自信然則
其才之出眾人
之下明矣才出
人下而欲謀人
之國是見前人
之利不見其患
也一擲不勝而
万瓦解矣
不可以物三而
不物不可以三

池池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關物之
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字作雖未經意
講陸註連用二
物字上虛下實
物三謂能主張
綱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三
者上乎万物之
中註物三者造
万物者也
正解不必喜同
前只破其喜同
也
褚註擊汝適復
之撓二句欠
明暢蓋與老子
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意同
為天下配即道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不能大同。輒思以已服人。故有異同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饒有。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人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又根上出。乎眾為心。不能出乎眾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个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否。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如輾轉。轉折變化。莫測其端。

不溢于物之意
行乎無方行所
無爭也撓如撓
万物者莫疾乎
風之撓言因物
之所能動者而
動之
褚註頌論猶議
論即老子孔容
之德惟道之從
第以形軀論之
則固大同于物
而為天地之友
矣
賤而不可不任
以下俱開發觀
有者昔之君子
然無甚精微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擊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大人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擊汝適復。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大人之教。擊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大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眾無異也。此所謂合乎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已。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為三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

生子因

卷之三 在宥

莊

言與天地壽首
節俱有訓詁氣

薄說作迫
沈註當作積於
美而不薄

取曰不明於道
者下脫一句上

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無為

中之有為也。楊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

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歸於無為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夫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於道。

文可例推

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

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

從有為無為分別。主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看。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性命之情所不

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擾人心也。夫天下之

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

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滯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魯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
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
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
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日
其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
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古帝王
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
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
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
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
處和其所謂不族而兩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
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
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位天弗成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撓夫人之心。是萬物吹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寃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覩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寃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礙。與一味幻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竒橫。理窟精深。筆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

萬物也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者亦不過自然

而已也以爲天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

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

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

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

名不正則言不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三

此皆從道之自然流出。非添設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此中自有形上形下。為精為粗之別矣。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原無上下精粗也。技為事之所必資，事為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結上無為法天之意。一者，道而已矣。無心得，無心於心得也。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之而合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又曰：事心又見人間世，一說事當作為，以音近誤。朱註：事心，敬奉天君而不違也。事心之大，不以小待其心也。為，乃物逝，即事心之大之功效。朱註：顯則明三字，衍或曰：註文誤入。明字，與韜字相反。既明，則不能万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

剝心

剝心焉。剝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闢。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宗。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天下無遺不窮，為萬物所歸往也。理故藏乎心者大而不在內，在外無不宜矣。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三

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寓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宋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或曰淮南金石有聲非叩弗鳴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又曰耻通於華大宗師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又曰晏然體道素逝即素位而行也誠則無不明矣採之感之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諸伯秀曰：不爲己私利也。不爲名顯也。然所顯者在顯于万物一府死生同情耳。万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情則無來心。此則心之極致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喻其寂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夫王德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應感無方也。
其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也窮生。其天爭也。無金石則不能有生。無形則不能有生。而無以立德。明道矣。惟立本原之德。而知通于神。則道明而德愈廣矣。若此者。心雖偶然忘物。而隨感而動。形生俱不能傷。故形非道不生。四句承立之本原三句來。蕩乎至万物從之。承其心之出二句來。緣中間忽下王

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爲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有存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所不宜也。精鑿。或曰淮南文子作真之中。但見曉焉。冥冥中獨有眼耳。林註修遠近遠之義。或曰淮南此章而只大修短。其真其精。李本四字。雙誤入爲字耳。
之語不可多得。

王德之人

卷之三 天地

三

德者邪一句夾
闕以故註家目
迷五色不復能
實申血脉獨見
曉焉見人曉得
此道獨聞和焉
聞入和我也能
物焉滯乎其
無適不然也
精焉滯乎其
無所差謬也
其求索而能感
也或曰淮南
見者見人所不
見也論心好高
明而失其玄妙
之理也三人皆
索之于形似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
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位珠也位者幽深莫測不
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
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性靈也
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諾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思惟也離朱
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
有非無不昧不昧此位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
象罔不言索以通雅謂象罔罔字誤象罔本誤作象罔實生用象罔
其無待於索也契古通則知曰象罔罔字誤象罔本誤作象罔實生用象罔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吾

際故不能得象
罔則并形似而
拾之故得也或
曰淮南作使萬
不能得之也於
是使忽悅而後
得之註捷則疾
利搏善拾於物
忽悅善忘之人
田生由此而生
也無天承以人
受天承音義凡
言方且者言方
將有所為也
本身而異形承
其性過入來言
知有已身而不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天下坡及同言為齧缺
之為人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類冗
入承上二而又乃以人受天復謂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
之配天乎頓句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方
且為緒使後於方且為物絃礙於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
我方且應眾宜我未能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則逐物
而遷未始有恒則失其本然之我也疊句參差歷亂如
疾風捲簾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摶一

王倪因
卷之三 天地

能同形于物也
忘衆宜以上五
句承給教以敏
來未始有恒承
聰明敏知來言
逐物而不能守
一也衆父喻君
衆父父喻君之
師言人可以爲
衆父則不可以
爲衆父父明證
缺不可爲衆父
父而可以爲衆
父也諸解全未
理會雖然一轉
治亂之率治亦
由他起亂亦由
他起北面南面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衆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
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
不足以及治天下也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
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沈法係衆父也天下衆父也衆父類聖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知教賢臣是聖知北面之禍也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堯有君是仁義南面之賊也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不可爲臣不可
爲君也細看此
篇光景力量所
至不過如說死
新論之間多懼
句難解豈夏復
飯吃乎爭家產
乎無味
三息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爲
嫌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板也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鷩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鷩仰毋哺鳥
心自然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
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干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病
或解水火風三身常無殃俱用叶韻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災恐未必然語韻絕
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
無着落其詞頗近時趨疑非莊叟真筆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七

或曰曰氏春秋
無慮吾農事協
而稷遂不顧註
慮猶也也協和
悅也落猶廢
通雅但二里與
邑二音同義則
為行兒勇兒
無名則并無二
亦無之矣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佶
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
千古常新愈熟愈好也如此淺率直遂其何
以為壯乎噫好
事者為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
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
所謂無名天
地之始也一之所起無中生
有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
於無也物

分出陰陽五行
因此物無間斷
也
或曰雷或作流
二句言在地成
形

万物一體即鷄
君穀食之意

得以生謂之德此簡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闢往來不
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
詩云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同此
雷動而生物
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
也
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
止如動植胎卵巨細之不同要皆一
成而不
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
以主之則神也形體
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
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
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
德之至則同於初即泰初之初無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
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
也
其至德
如此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
無之德必付之自然

縉之久也

朱註仲尼以為

放古為治因革

不苛如辯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縣平聲

留郭本作狸

或曰若字斷說
汝也能食能行

如鳥之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不
知所以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
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
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可不可四句作

可有然與不然辨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
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字宜
明之至也此當時辯者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
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丘予告
林也喻勞心怵形不能自適其適之意餘見內篇

不思道不聞道

陸註衆者凡民

也能辨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入所管不

來的人有所宜

治者而非如辯

者之言也

陸註所以則因

乎天者也動止

廢起則因乎物

者也非其所以

者與人同而其

所以者獨與人

異入於天者譬

猶善泗忘于淵

而戶能入於淵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衆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

無無一見也此言踐形者之難也練句新異驚人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

無我無人渾然之則忘之聽聞言將矣然言所謂及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入動止廢起言亦動

將問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也。通雅局。也。聲欲出口也。也。聲欲出口也。也。聲欲出口也。

視許逆友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笑不。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將聞。勉。勉然驚曰。勉也。汗若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將聞。勉。勉然驚曰。勉也。汗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乃治之善者。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獨志。見獨之。若性之自為。若順。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志也。

言不知。聖堯舜之教民。孰為兄而孰為弟。但欲同乎德而民心各安而已。

通雅。擗。用力。兒猶。稅。侖。也。此。汲。劫。通轉。

循本。疾速如湯。沸溢。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字。前。創。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至此。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榦。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咲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或曰通雅於于揖讓舒緩之見易則易子則于于然於為聲于為氣出達用之正狀其聲容耳項一本容耳項一本作旭二說文頭項三謹見輕其聲為旭三重其聲為屬三李云鼻喉愧懼兒一云顏色不自得也諸解無明據蓋行不自安之見史日者傳界疵而前嫩趨而言是也方容之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不純不自則日見軼轡則神之生也。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可居道矣。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夸誕貌。蓋壓也。獨弦哀歌。言倡而無和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度幾乎。是欲其民機心而不上。用也。度幾近道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

曰鼻陬乃迫促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又可託民也。林註託其生于世。世所行亦與入同。而不自知其所以則浮遊而不知所求。猖狂而不知所往也。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何所不為乎。豈夫子而為此言。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何足以識猶言
不直得學他若
作不能知便與
上文自矛盾矣

惟聖治故民得
其視顧三而橫
目也諸解作人
目橫生于面復
得可笑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
之說胡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去其機
乎來哉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
疑也惟善讀交曰渾沌其者懷言於道有而若無矣其不知其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
莊文者知之非敢於心
諄芒將東之犬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入也人之目橫生于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或曰橫目豈高
目同
行其所為使民
易從也
天下自化一人
立極万物近光
也

失其母也者不
知所為也
失其道也者不
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
故曰其形滅也
照字照乘光來
曠字照滅以來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
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音超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集

神人致命及精
則天地亦乘其
助化而可以方
事無所也
混冥言物皆無
所分別也

此言武王不生
于有虞時故釋
戰伐之患非評
其賢否也

沈註其色焦然
憂孝子豈願是
乎聖人之耻言
治天下亦此類
也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
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

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
物復其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
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
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三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一問便已道
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
治病也。不
必深
解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林註曰。無
病何藥。不
病何用藥。
病何用藥。
下便是病。
無病而治則
無病也。孝子
為父操藥。其
色焦然。不
無病也。故聖
人以為有心
於治天下。則
可愧矣。

陸註如標枝處
高而無凌下之
心
沈註蓋然自動
以相復而不謝
其功也
至德如此何從
算起有虞氏來
陸註孝子以下
自常情中發出
一段奇論此上
文不相蒙
合譬以下分明
凱貶一時聚徒
講學之人公孫
龍惠施輩務空
務而無实行者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
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富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
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披拾荒唐之說。
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七

有虞氏不過從
世俗而然之善
之如萊蕪一般
敷衍得過去耳

弄到衆散而後
聚之用許多文
飾以媚世猶操
業修業者然聖
人到底以為羞

夫為有虞氏之
徒而通其彼是
此非則亦衆人
矣
陸註合譬飾辭
言有枚葉故虽

足以聚衆而終
始本末不相掩
故曰不相坐也
之人也垂衣服
動容息高自標
致以媚悅一時
之學人而不自
謂之道諛然亦
其夫人為徒衆
是亦是衆非亦
非無有出群
今樂曲有折揚
柳或即此也
羅註三所適上
人之行也下衆
之行也
以二缶鐘惑即
黃鐘毀弄尾金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氏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
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
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為
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為勝乎。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衆而不知其理之終始本末有不相安也。以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為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衆以為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然而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蓋以其惑之者衆也。以行路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向也。太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折揚皇琴里巷之俗音也。三拊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段可賤可羞惡狀。是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向此輩之多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
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疑

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
天下無入矣誰
其此我同憂哉
房之人生子則
亦房矣何用視
之天下惑則我
亦不得祈禦而
惑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出于情不
自禁耳
或曰房即房字
按房之入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百年之木以
下別一章
其斷於剝碎木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
有情郭訓番鍾何說
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
如此推求無益
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如之
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魯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
夫有真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蹠與魯史

也所作其
或曰淮南自圍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
性鈞矣
或曰淮南作爽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養性也然皆
人累也
鳩鵲善鳴不堵
之鳥借以喻揚
墨夫有天趣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
求治者所以亂之也
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
顛困憊衝
逆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厲乖戾爽失也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
滑汨亂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鵲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有聲臭味與夫趣舍滑心皆為有生之害彼揚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鵲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是理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柴梗礙也以趣舍芥帶胸中也皮弁鷩冠
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
支塞盈滿也外重纏繳
音為聒

司馬云交臂及
縛也。歷指猶歷
接。李云。晚。窮視
見。囊或字誤

肫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視貌。目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
自內并及於外也。
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叟雜著。但細玩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
離。不可以尋常
筆墨窺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
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
之於道。則又迺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洽。古之人有行之
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
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剝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
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為
內為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為得之。
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為處之。故難華封人
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為而仍歸於無為。故壽富男無妨
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為而漸及於有為。
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為者天。而有為者人也。無為
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
此必然之勢也。有為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
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
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季徹曰：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
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
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
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
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
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
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
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
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
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
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
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此段亦有議論
精鑿處而太覺
平妥絕無騰抑
撇脫之勢又無
南音天矯之句
實作也

華乘無所積無
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
聖道即玄聖素
王之道昧然聰
明尽派也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

有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溟之養明至也有運者必

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與內

篇滿志善乃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

莊子

卷之三 天道

三

平中道也

形虛理實倫理也

任事者各責其成也
董乘外猶入也

素王二字本之於此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之時原未

有物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條理昭然故曰倫靜中之動方

免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能動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

應之時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言隨所應而皆得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

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

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

天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

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証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或曰太宗師作

整萬物而不為

又曰整和劑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困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樂業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

精神澹然無經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服註天行
似天之氣也物
化如物之變化
也

莊子因

卷之三

聖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樂者即能
合乎天之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
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物服其鬼不崇承無鬼責其神不疲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收
句結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二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議論頗似韓非
慎到根原

落一本作絡朱
註落成也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為臣則為臣亦當無
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
亦何嘗自為乎是迺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必子賤
任人巫馬期任九優劣見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莊子

卷之三

聖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
然非莊叟本色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
 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
 字是其所以無為
 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
 必以無為者王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補註因任即在
 有蕭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真
 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
 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
 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
 之序皆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
 職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成之
 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

原推原省。三察或曰淮南所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原省督責字形略似。交亦通。襲情因其實也。

任次之。因材任使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占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

之意。右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於

下用於之於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敖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鴆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

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

亦倣齊物論中。結法。而枝蔓寡味。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擾擾乎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及其說曰大謾謾汗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中其說也

藏之以貽來葉也

中其說也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無

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音義物本亦作勿陳註物愷謂物二而悅之沈註願物安樂也此是若氏跌進一步手段

重跣是有厚皮不敢息水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而來願見百舍重跣而不敢息重跣是有厚皮不敢息水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妥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親故為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乃積斂而不知足是均可說也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卻

猶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應上非聖人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

好名不受惡名奚自來是老子一線工夫其名者受其殃非以有心而使久服也舊注服訓行與前吾心

正卻一問少關入道之人是非因入不以已與之也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

而前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衝焉衝

視也而頽頽然頽廣貌而口闕然闕欲言貌而狀義然義自許貌似繫

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

機括期於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之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

可觀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者皆以為不信矣不信猶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

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肖罵得狠奇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莊子

卷之三 天道

七

或曰通雅頽猶如鬻字首二然言首在上昂二示人也頽猶骨也氣象欲馳其知巧露于驕肆之中也沈註若邊境之上者是人巡像吏必以為盜而繫之矣或曰呂氏春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註道無能

大故無復有外
在小能小故無
復有內

或曰淮南王壽
負昏而行見徐
馮於周湯曰事
者必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
者無常行昏者
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
藏昏於是王壽
乃於昏而舞之
又見管子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喬
稜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
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有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
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
言。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偕字
遷字來外天地遺萬
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
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陸註因貴道而
貴昏因貴昏而
貴言皆貴非其
貴者也

古人說昏余其
有得輒欣然也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絕爲真
解後世動言古
人所未發而不
知其已神其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
書中求之皆以驚於其末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
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
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淮南應作厭

人典之與陸氏
音幾如字又一
音餘宋註傳也
之也者字之俱
或曰言不得傳
之於人而其身
已死矣古之人
與音餘此君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讀書之人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斲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可傳處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此數字戲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言此一喻正見意思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子之人與同句
法歎辭也
朱註君之所說
二句起則作結
句前疑詞後決
詞三不易而意
自不同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
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
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
即凡為君為臣處上處下退居無世無不以此而得其
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
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
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
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三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
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
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
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
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
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敎
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
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
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
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
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
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
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
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
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
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
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為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為。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深辯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主、張、綱、維，莫然而無所為矣。然非居無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緘，言如有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平雨者為雲乎？雲，醱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隆如蘊，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三句言有人以爲之邪。孰居無事，猶言間不過也。解作無爲，語意俱滯。隆高也。從高而施設之也。潘樂猶喜歛也。風起北方，則東西上三面俱忘之。彷彿搖動也。今諺言星動則豈日大風，蓋以

莊子因 卷之三 天運

氣相感念古今不易之理也

六極上下四旁也五常五行也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

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群盜至其室謀曰若我輩

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衣至數不肯衣因示曰此即良知良能也群盜悟

莊子因

卷之三

五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難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祝其名也天有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妥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為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

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

而本亦此意也

徐徐發出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此指蕩之所聞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

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

至仁一層深一層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正見其相去之遠

莊子因

天運

從愛教到至仁階級甚遠正益明過孝之故

并奔也或解作
無并之并于上
入不貫
沈註初聞至樂
懼然驚悸已而
再聞則想悟音
吉懼心退息矣
最後聞之知至
樂與二儀合德
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無分別心
有同暗感物我
俱喪乃不自得
也禮美井然分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乎。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
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不定默
總形容上面懼怠感光景。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行之以禮義。禮以

明太清穆然淵
靜沈註微疏本
作微從之夫至
樂至万物三十
五字非莊本文
乃疏語也當刪
去夾入至樂者
一段將所以如
此作樂之故覆
解一遍堆雲疊
翠層三相間之
法焦註流光其
声流順而光堂
也添此一句協
上韻倫經猶經
綸也流光蟄虫
雷霆俱指声中
之變動流光其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王則清
正之則不亂。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句是作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樂本旨。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
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此言
至樂之作必先如是乃言其理也。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大和言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
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
生。理森然會合藹然也頂上迭起循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
左振之時尚未孺動忽驚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莊子
卷之三
天運
第

聲總承上救句
來蟄虫始作即
呢二兒女語之
境驚之以雷霆
即剛然變軒昂
之境其卒無尾
承蟄虫句其始
無首承雷霆句
常如此而無窮
欲待其稍有間
隙而下手不可
得也晚霞千里
春色一林往
不相懸絕而求
其一片一朵肖
于陳迹者不能
也聲之所至道
與俱焉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
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
等待乎此。此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
所以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聲之迭
之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塗郤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郤隙同塗塞也。
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院就其聲揮縉其名
地言塗郤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縉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是故鬼神守
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

揮縉調關緩
高明節奏分明
從道即所以從
聲也沈沈道非
心識何謀慮之
能知道非聲色
何瞻望之能見
道非形質何追
逐之能及
當其流之無止
而未及收聲之
時也
神往而徒存其
形則至于委蛇
白樂天詩大珠
小珠落玉盤至
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段殊得此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
此能使天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吾既不及已。言女
我不能見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
頂所欲逐句來。儼然自失之時身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
弛放而不收光景。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容已所謂無怠之聲者此矣。

種奇勝光景

曳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窈冥二句跟無
形無聲來
按焦註遂作至
解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
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

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

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

此教語俱摹字
聖人非好作問
文正為下惑字
張本

而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六極也二

皆聲從何聽
起故曰無接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

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

終言以樂化物之功

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崇尊

也道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起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陳也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行巾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

復取而盛以篋行行篋也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

按行箒也當於上註

莊子因
若得取而尊則惑
矣。若則苟非得夢必有
生夢生時。耳目之患也。
時則時。時則時。時則時。

平一作聚生聚
之誤

夢必且數。昧焉。夢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第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再喻其失時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
全在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或曰。賜冠下酸
鹹甘苦之味相
友。然其為善也
均。
妙喻惡謙
富人重遷徙故
閉門而不出也
或曰。淮南論世
人為樂者曰不
以內樂外。而以
外樂內。是故內
不得於中。稟稜
於外。而以自飾
也。從外入者。無
主於中。不止。從
中出者。無忘於
外。不行於內。不
開於中。而強學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
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今取後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五喻不知人觀古今之異。猶後
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故西施病心而顰。六喻不自知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

莊子因
天運

閉者不入於耳
而不著於心效
入為之而無自
矣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
又曰：學者中有
已見出之不能
虛受於外人之
言者，聖人不出
而示之也。雖外
以言教之，戒中
無受之，主則
聖人不能納之
於其人也。不隱
呂吉甫云：不能
推而納之，謂
也。又按隱，一括
也。見盤庚孔傳。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而陰陽道之所分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得，然不可得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

既云隱，謂隱密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也。一說隱疑強字，以形近訛謂強聒也。又曰：聖人不妄傳道於人，因彼中有所受之主，而出之，然非外有能受之，正則不出而示之外。雖有能受之，正而中無其主，則不推而納之，不出不自用而求正於人，也不隱不著，回而有主于中也。人人可據。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也。一說隱疑強字，以形近訛謂強聒也。又曰：聖人不妄傳道於人，因彼中有所受之主，而出之，然非外有能受之，正則不出而示之外。雖有能受之，正而中無其主，則不推而納之，不出不自用而求正於人，也不隱不著，回而有主于中也。人人可據。

莊子因
卷之三
天運

人見我此美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用以苟簡無待添設
名則多相責也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
承取至道必于此種境界若度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教陰陽則非其所矣前車不監覆轍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鷄肋之戀怨恩
劉註但關其情欲之所不休也正之器救正戮民之器也無所淫者如龍
辱不驚是也以此為不然而必欲入于我民之中則天門不開而不得聞道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遷
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也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為正者此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主於中
則天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天門鮮見雜篇

矣天門道之門也淮南峰巒巖而神不能憶畫真嗜膚而知不能平
昔文同焦註依無為之風而動也傑然自負見建擊也
擊也擊深黑也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政音匪疢音匪膚則通昔不寐矣喻語不甚痛切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竊西
段內數語填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喻語淺俚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竊大宗師篇內數語填入
何若如此

噙合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四字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噙予又何規何說何說老聃哉鄙俚至此乎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湯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見問不以日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也真可大發一笑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為偽乎真屬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既曰偃堂又曰我我何前偃而後恭也

沈註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哭以為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溼之良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缺疎者無倫而降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興而人不非者以親三為俗故也速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着二個小子少進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帝一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自相予盾至此可發一笑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時便知人之姓名為誰則人始有天矣○說至此是作者筆枯思竭之後無可柰

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陸註人有心謂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

札棟變詐之心朱註而天而字本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或曰各分親族種類也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是以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

風化等說也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憐於厲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又竊眩篋篇數語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五帝何嘗

無考蓋亦多智而害物者

鮮規小虫也一云小獸也陸云無考蓋亦多智而害物者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此段細閱無甚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貶斥試問之三皇以

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

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熟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奸于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辨析甚細夫白鶻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

或曰通雅賜鷄

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或曰按通雅喜鵲乾鵲陸佃曰傳授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鵲鳥鵲孺傳枝而孚生也因傳枝而名鵲鵲。孺依戀也。鳥鵲孺是性須交合也。魚傳沫是不須交合也。細腰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木同而其性易商也。性已不同則

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美天然。卯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歎也。

莊子因

卷之三

五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氣相感也。生子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鳥鵲孺俱孚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蛭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翁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闢者也。老子曰可。丘得

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遠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天理

莊子因

卷之三

全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入。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為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為贗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